

泥土中長眠的十七歲
像書一樣安詳
十七歲來到世界上
甚麼也不依戀
除了潔白無瑕的年齡

十七歲停止呼吸時
奇跡般地沒有絕望
子彈射穿了山脈
痙攣逼瘋了海水
當所有的花，只有一
種顏色的時刻
十七歲沒有絕望
不會絕望
你把未完成的愛
交給滿頭白髮的母親

那位曾經把你
反鎖在家中的母親
那位在五星紅旗下
割斷了家族的
高貴血緣的母親
被你臨終的眼神喚醒
她帶著你的遺囑
走遍所有的墳墓
每一次她就要倒下時
你都會用亡靈的氣息
把她扶住
送她上路

超越了年齡
超越了死亡
十七歲
已經永恆

1991年6月1日 深夜於北京

站在死者的後面

我們看見結局，太陽升起。那個太陽在你們眼中，是甚麼樣子的？

我站在死者的後面
注視你們。我問：我們
為甚麼在今天死去
子彈穿過活動的人
你們說出我要說的話
你們活。看見一個民族
他的黃臉
像原野上兀立的墳墓

黑暗；兄弟，姐妹
和你們在一起
時間離開你們
時間一剎那
停留在我們這裡
我們的肉，瞬間
成為泥土；椎骨、腦漿
殺人者把它們製造成
你們舉著的花朵的形狀

停止重複無用的話
哀悼的歌曲
停止：相互攻訐的語言
你們活著，每一天
使我們在死亡中
更加消沉。我們
在黑暗中生長
我們的重量聚集
壓在制度的根上
學會活動的手
從空中突然伸出
在一個國家的臉上抓

不是為了復仇，或者
那一剎那太年輕
我們死去；你們活下來
你們說些甚麼
背對我們消逝的方向
詩歌作證——
我們的肉體展開
我們躺著，感受
夢想一剎那離開時
肉體的壓迫
時間從上面滾過去
你們喊叫；你們
承擔叫喊和沉默
雙重重量。詩歌作證
我們繼續看著
你們，不是讓你們
在絕望、陰謀中運用語言

為了孩子。我們
仍有肉體，他們就是
我們的孩子；我們
在一個剎那站在你們前面
站在中國前面
無數的名字碎裂
變成泥土、苦難
與冰冷在一起
我們推開親人
他們伸出手，想拽住我們
想讓我們發出
和他們一模一樣的聲音
看見無數的蠟燭
孩子跑著，閃耀著光亮

請保存那些花朵
那是亡魂們在聚集
記住詩人與你們自己
孤立無援時發出的聲音
那是中國的聲音
是死者在對活人講話
是泥土、石頭、野草
血淋淋的太陽
揮動尖尖的爪子
在活人的身體上爬

我們看見中國
筆直地看見結局
太陽的嘴角上掛著血
太陽剛剛喝完中國的血

正在東方徐徐升起
我們看見那些
我們從黑暗的裡面
推出去的孩子們

1991年6月3日

今天的日子

(一)

今天的日子，產生於兩年前的
今天，今天的日子
已延續了億萬年，後來有人
命名了它；一個數字，一個
榮耀和卑微的時辰，後來
人們習慣了它，並從這個日子裡
孕育了孩子和許多美好與醜惡的事物
世世代代，黃金的馬蹄踩過
鮮花獻出它的童真
一個個夏季，從中揀拾它的玫瑰
接受了它的清泉；但是
今天的日子，始終沒有發生甚麼
令人難忘的悲喜劇；也許
正是這種平凡
也許正是這種簡單的重複
才使得今天的日子
得以神聖和不息地繁衍

(二)

「那麼就從現在開始吧。」

一個聲音，一道思想的光線
在黑暗的甬道裡
擰得越來越緊，讓絞出的
水，淌向屋以外的大地

空蕩蕩的四壁，懸掛著
經典的頭骨，蝙蝠似鼠非鼠
似鳥非鳥的造型
倒掛在昏暗的朽木上
歌唱：「我們是皇帝的僕從
我們的價值超過奴隸。」

那麼開始吧，那麼
用我們已用得順手的鋤頭
為腦中的蛆蟲
挖一個墳墓，那麼就從現在開始
為我們創造一個
新的日子，讓這個日子
成為人們治病的藥物
成為每家每戶的掛鐘
成為我們所喜歡的鮮豔明麗的服飾

就這樣，人們默默工作
並不知道，或者
並未完全意識到
他們正在創造一種
全新的生活，而這種生活
是用血、骨頭和筋肉來構築

(三)

今天的日子像種子一樣在抽芽
今天的日子像孕腹一樣在膨脹
今天的日子像鮮血一樣在流淌
今天的日子像子彈一樣在尖嘯

反正，今天的日子正在發生
在兩年前的今天
它還未出現之前，已經
蓄滿了形而上的火藥，一個深坑
越挖越深，一個深淵
讓願望和奢求墜入

僅僅是期待的錯誤
毀壞了春天的眠床
整座城市進水了，整個心靈
進水了，突如其來的氣候
把劇變鑄成一枚鐵釘

釘在歷史的恥骨間
不能走動，使向前的姿勢
固定在一座雕塑中，不能走動
把今天的日子，變成
一刻風景，從曝光的鏡頭裡撕碎

(四)

僅僅遲疑了一步，讓愛戀的人

流淚，僅僅錯過了一次約會
便永遠不能互通；今天的日子
邁著疲憊的心願
穿過今天，而把肉體
那支離破碎的骨頭和肉
拋在街頭，等待明天去收拾

那麼就這樣承認
死是一件偉大的事，那麼
生作為兄弟能永遠
躲在幽暗的深處，而不露出它的頭
而不把它的堅強，分送給
廣大的胞弟胞妹嗎？那麼
死亡作為最後的手段
誕生作為最初的掙扎
能彼此沉默於靈魂的劇痛嗎

就這樣，用生和死來醫治
就這樣，用歡笑和哭泣的言辭作藥
讓今天的日子啜飲他自己
的苦汁；在獨處時
回憶榮光的創傷，來自哪一個時辰的報復
哪一個時辰的刀嵌入皮肉

（五）

今天的日子作為衣飾、掛鐘或
別的甚麼，如今已成為現象一種
它作為一個象徵，躺在日曆中

做著無盡的惡夢，它的美夢
僅僅在翻開時，露出
光輝的一角

僅僅是這麼小小的一角，也足以
令人頭暈目眩，僅僅是
一頁便翻過了落日的長河
讓今後的日子，延續它

呵今天的日子，死難的高城裡
飄滿旗幟，一座空城池
被傳頌千古；呵夏天信仰的大樹
倒下來，把轟鳴的響聲
將這一世紀遍地震動；呵被鋸斷
的大樹竄出嫩芽和根鬚，無聲地
形同今天的日子；生命不朽

1991完稿

石 頭

(之一)

這世界太大，失去了便永遠無法復得
一種白色的虛無
在文字的後面站起。有人呼籲「不要」就是最大的富有
我若無其事，讓所有的時間從指間飛逝
時值秋天
指縫外面天空亮得如此純淨；我看見未來的路還長

沒有顏色的陽光照射出我的影子
在地下。我知道那是自我
爬蟲一樣在地上爬行
溫文的唇無法觸及他的額頭而未來攜帶著炫目的過去永
不褪色

正如回想往昔，她的眼睛偶爾站在窗前
這就是美麗的風景
窗內投射出一塊石頭的形狀
擊碎了她的瞳仁
蒼天如洗大地如染。於是我摸索著拉上窗簾
變為石頭

（之二）

任何超越都是對現實的逃避

窗上的影子是我還是影子，影子在玻璃內還是在玻璃外
或者是在玻璃之中

一個人對著窗子朗讀他的詩歌

「讓生活淹沒我的足跡

尋找的後面是丟失

……

我們停下吧！就在這間老房子裡。守著！」

看不見窗上有無玻璃

聽不見詩歌是否飛出了窗外

時間之中

洪水淹沒了一些石頭，一隻手臂伸進水裡

（河水渾濁）

摸著石頭

拾起石頭

扔出石頭

天空便有一隻受傷的鳥

天空中掙扎的鳥至今還在掙扎……

又一顆石頭在向它靠近。暮色遮掩著悲劇

（之三）

我思考著身邊的每一件事物

比如這一夜找不到月亮，而日曆又丟失

如同離開一個地方接近你而又看不見你。月亮是塊大石頭
在夜晚的寂靜中傾洩一種永遠也找不到的東西
我走近了她們不動我走開了她們不動
那夜我徘徊了很久，無法進入睡夢中
那夜找不到一種親近她的方法

地球淹沒了月亮。地球是塊更大的石頭。
有一個故事在球體上旋轉
「搬起石頭砸自己腳」。於是石頭藏起了石頭

我們看不見太陽我們看不見月亮

（之四）

一幕悲劇在舞台上演
台上的人在動，台下的人不動。人們流著淚
感到：悲劇永遠在故事之中
悲劇走不出故事

「他們忘掉了自己」

選擇一個時刻走出劇場，四周很靜，空無一物
關於人，關於歷史，能說些甚麼呢
心靈深處的羔羊向天邊滾移。在它們遠去的時候
選擇一塊石頭，坐在上面。看著羊群，看著羊群洪水般穿
過柵欄

洪水沖塌了堤壩，淹沒著石頭
我們

或是岸上的石頭或是水中的石頭或是手裡的石頭或是正
在飛向石頭的石頭……

閉緊雙眼：

石頭瞬時藏起了石頭

1992年6月

誕 生

我是一名祖國的青年
穿著白屍布的鐘擺下的小丑
基督的骨架彈奏鋼琴
雙眉緊扣仇恨的眼睛
面對越來越放肆的隕石坑
腳下擺著一劍
蒼涼的淚水不斷地比較
不能再無知地立即跑到大街上痛隨理想
我去向無限流動的肉欲的黑布偶劇
點燃骷髏的柔軟的肉體
沖洗我哭喊的童年階梯
一個更純潔的劈開我的心肉
愛情即將閃光
我的胃哽著時代的菸頭
無力的抓住媽媽的手
我們的礦山有一個共同的悲愴的靈魂
市中心越來越像一場巨大的惡夢
死神的殘骨在每人臉上最後的飄揚
白紗的圍牆將要湧起
白天一到肉體晃動著走出來
表妹胸前戴了一朵黑玫瑰
我舔著她軟軟的胸膛
恥骨興奮地走向終點
肉體最乳房地掙脫了鋼絲

從小就是一個善良的學生
如果此時我是女的一定是白衣天使
我一大群女孩子抱著哭
我應該死他們不該死
內心抽搐著任其毀滅的昏迷
憤怒地摔碎生命的杯子
把嘹亮的小號留給明天

1993.4.23北京

原載《人行道》第1期，成都，2001年

傷 逝

I

六月 傷口在竊竊偷笑
從裂開處 鮮豔的肉色橫露
是你突然發現的一雙黑眼睛

天空 不斷放棄一貫的表情
回憶拒絕所有的邀請
在一首舊詩的中心
跳動
死亡 比生存更完整

六月 我握住一雙手
一隻手冰涼 另一隻手越來越冰涼

II

四面的楚歌都回到你自身
更多的影子將你重重包圍
黑暗 黑暗 黑暗
黑暗像一柄鋒利的斧頭
逼進 逼進 進——

繩子被割斷
掌斧的手被繩子一斷再斷

倖存者逃入紅塵 把柄旁觀
你在黑暗中不言不語
剩下的一段日子是你所有的日子

1993

原載作者詩集《途中的根》，福州：海風出版社，2001

在這樣的國家，我們只有冬眠

但冬季過早地來臨
我們的樹木開始乾枯
我們再也沒有養分去供奉
於是我們的黑髮被歲月的雪
染得漸漸斑白
我們的皮膚像龜裂的田野
冬季來了
我們都愛冬眠
心臟累了
血液累了
我們在雪底下冬眠
在這樣的國家
我們只有冬眠

1995

我們的眼睛是兩口枯井

眼睛這兩口枯井
散亂的目光深處是肥沃的淤泥
曾有愛情的禾苗被淚水的火焰燒盡
我們住在悲傷的另一端
隔著高牆看遠處的太陽遠處的山
夜裡夢見遠處的人
用思念的網打撈零散的往事
然後讓骨頭裡長滿骨頭

1995

如果你的名字叫上帝

我似乎聽到了你的聲音。
風吹著，吹透了潮濕的樓板，
這場景好像在一本書中。
多年來，我被一盞黃光照著，
在書中做夢……
你麼？如果你的名字叫「上帝」，
從我裂開的血中，這名字
有些陌生：我認不清自己……
我沒有生活，沒有過去，沒有空間，
像一個影子在世間漂浮。

我曾懷著一個秘密的願望，帶上
秘密的刑具，到北方去。
在清冽的空氣中，我幾乎死了。
赤楊，煤球，銀杏，一排紅色的樹，
在河邊，當我乘車駛過時。
玻璃，大廈，反光，深夜的街上
輪胎軋出的響聲……
在北方，我尋找的東西被一層薄冰蓋著，
但我離開了，帶著腦際的雪和落葉。

回到家鄉。在江南的霧中，
我看不清自己。
南風偶爾把水面吹出裂紋，

回到過去使我感到痛苦……

血，響著。深而黑的夜，我聽到了。
書頁軋軋作響，這傾聽的姿態
好似一幢建築的結構，
而衣服，是張開的腳手架。
從這房間，我生存的刺向世界伸出。

我似乎聽到了……這歷史……

1995年

死，生

死，你是生的另一個名字。
我在沙中漂
我在水中漂
我在越來越薄的空氣中沉淪

你的名字那樣輕
就像你的身體
我能感到
你的熱和冷
你的刺
已卡在我青春的血中

但你顯然更像一隻藍老虎

從天空躍下，
那樣透明
那樣弱小
像一個凶暴的嬰兒

1995年

世紀之秋

男孩，當世紀之光快速轉移
而我們趕上肅殺的秋季
你說我們快成熟了而我說不

我憎惡這懶洋洋的成熟的果園
我要繼續狂怒的哭泣暴跳的
速度哦盛夏的熱！我要午後的雨
繼續一廂情願的愛繼續此刻我仍在
街上走著呢但我是在遊行而不是購物

而我們擁有太多智慧我說這是謊言
我情願留在未知中這沉穩深不可測的藍
是青春之敵

而我們擁有太多死亡我說這是謊言
不是死亡是死亡的智慧催我們年老

1995年

哀歌之七

1

祖國像一粒小米被一枚子彈擊中。
橡樹把它的金冠讓給黑夜之王，自己連根拔起
任風暴的大合唱洗劫家園，搶奪籬笆、石桌和篩。
蟋蟀部落的遷徙開始了，蟻群爬過牆腳的枯葉：
如果有人把它揭開，定能看見整個秋天的腐敗。
如果有人把這記憶的手掌攤開，定能看到河山的沉落。
馬蹄踏過青瓦，草兒驚呼。流星雨濺出留仙座，夜空耀眼。
如果兒時的小洋蔥就是營養，遠離土地也就能忘卻父親。
遠離土地的人不能不忘卻土地，唯母親的形象撞擊內心。
誰可以狠下心把珍貴的體驗化為糞土。
以糧食為根的必將歸於塵土，以漢語為水的
必將漂泊。這是黑暗的命運，這之中必有秘密。
而揭開它竟是我們的命運。這血還能分出
更稠的血，猶如這水——濃得叫我們流淚。
而祖國像一粒小米被步槍抵住喉嚨。五月的群山，
六月的群眾，都在清醒地注視那個後退的方向。
當一隻眼睛掉在地面、一隻手臂掛在空中，
有人利用這個機會，把詩歌和政治混為一談。
而秋天靜靜升起，猶如失去的橡樹，
它的氣息充滿復活的力量。那就復活吧，
記憶，如果耳中的風暴可以擊暈頭腦，
腦中的死水又何嘗不能驚醒靈魂。

2

站在黎明的碼頭，我是黑夜的孤獨者。
站在白天的故鄉，我把出發的影子拉得比歸來還長。
站在晨光中我理解到傍晚之所以被黑夜吞沒的緣由。
我永遠在從這裡離開，又永遠在從別處歸來。
在大海的耳畔我把山風的歎息連給波濤。
在商業的中心我把祖國的神秘花朵藏於耳中。
在巴士上、火車上，在緩慢而平穩的輪船上
我把奇異的目光投給玻璃山水、撲克面孔
和同樣冷漠的城鎮和城鎮。在黎明的山崗，
在曙光的航空站，我是夜以繼日的抒情詩人。
在高速公路把生殖器插向鄉村和鄉村的地方
我讓縮小的影子退回到母親子宮的黑暗之畔。
在科技的俯視下，在影像的風暴摧殘心靈的都市，
我已無所謂我更小的心靈遭受更大的摧殘：
我已無所謂星空的布袋口收得更窄更緊，
同樣不在乎知識的皮膚萎縮或者光鮮，生出棱角
或者淡出烏來。在城市神經滲出血絲的交通網，
我乘坐無愛無恨的巴士、電車和詭秘的地鐵，
像水泥一樣安穩地生活，像枯葉一樣散步。
在鴻福大樓和國華大廈的出入口，我每天出出入入，
有所思，有所夢，有所得，有所失——
反正無所謂。

3

這不是虛無，朋友。這是動物的現實，
而我們是動物中的動物，處於

現實中的現實：你盡可以管它叫做夢
或夢的現實。我說過我無所謂。唯一的尊嚴是詩歌的尊嚴。
唯一的幸福是詞語的呢喃。我在「夢」這個字的草頭上飛翔，
歡樂的陰影掠過故鄉。故鄉就是我認識並寫下的第一個字。
我在後期殖民地的陽光中如魚得水，我也有我的生活方式。
我能學習的我已經學習並予以包容，我在社會的洪水中
拾得一葉扁舟，要有多危險就有多危險。
前面還有時代的猛獸，
陽光中的毒草，高科技的私刑，自由的逼供。
而我像枯葉一樣散步，在黃昏的入海口回憶日出。
耳中藏著詩歌的韻腳，視野所及全是生輝的文字。
在政治的光譜中，在太平洋的歌喉裡，唯一的尊嚴
仍然是詩歌的尊嚴。是撕下「為了生活」這個面具的時候了，
哪怕已經沒有了真面目。自己才是地獄。
恰恰是在沒有英雄的時代詩人才要粉身碎骨，借詩還魂。
而這是輕而易舉的事，秘密就掌握在我們手中。
當我寫下一首新詩的第一個字，
我就又回到了語言的故鄉，看見
女人把她們鮮花的命運
撒在天堂的街道上。

1995

紀 念

1、昨 夜

只有昨夜：一個人突然躺在我瘦弱的雙臂上
她太純潔，以至於不可阻擋。「如果夜晚只能拯救」
「我們首先忘掉自身。」細風向窗縫移動黑暗
這麼多人不被注意地衰老。事情剛剛開始
人必需有兩次死去，至少要兩個人才能完成一個人的命運
最後肯定不是我們能有幸在黎明前看到仆倒的人群

而夜晚並不需要你捂著發燙的額頭到處尋找星辰
「睡吧，罪惡在黑夜到達，同時用兩個肉體加以傳遞」
如果抽去旅館塗白的四壁，我們將被同類目睹
是的，儘管我再次推遲夢想，不斷改動雙臂的位置
習慣在萎縮的房間猥瑣地擁抱，踐踏身體周圍的黑暗
人類仍然恐懼言說，甚至拒絕動物弄出聲響

「那麼，我們愛吧，用做愛代替歌誦和憤怒」
我認識所有席夢思上的女人，她們同樣的睡姿
同樣抗拒生活，在輾轉中消除身體的繁榮
你也許想到了我，僅僅需要的是這樣一個夜晚
讓生活翻轉過來，甚至還來不及驗證事物的另一面
我們的力量就足以毀掉我們中的任何一個

「只有軟弱才能征服強大的生活。」當我的嘴移向你的頸脖
一個舊制度在崩潰，一個上升的島嶼在封堵你的雙唇
一小段黑暗在燭光周圍飛翔，你細長的睫毛碰斷了她們的翅膀
「我又能說些甚麼？」巨大、無言的夜晚，泥土在你的胸脯堆積
我改變了雙臂的位置，所有時代的夜晚都被同樣埋葬

2、第二日

「你的身體在一生中佔據了多長的時光和黑暗？」
第二日不可阻擋。她只接納懺悔，讓一個人仍然相信
奇跡。第二日停留在旋轉的街心花園和上升的噴泉旁邊
她被無家可歸的人夢見、繞過，並拒絕我們為她
承擔。「時間並非紀念，僅僅是在聚集力量
要讓我們再次看到：她究竟是甚麼？」

第二日在尋找適當的廣場和墓地，那些墓誌銘在退縮
有些靈魂註定要醒來，並為我們的城市帶來他的選民
在將至的夜晚，有那麼多人不得不租賃四肢混跡於散步的人群
「去這個夜晚遙遠另一端。」啤酒館的空瓶在等待慶祝和捍衛
如果你來不及摸到火柴，「瞧這些燈泡，風和火焰都不需要它」
這個時代的心臟病人燒著處方簽摸上高樓，像個幽靈在仰望

「第二日會去何處？」任何一條街道的清洗都是失敗、犯罪
都需要同樣骯髒的手聚起火焰。你不可能阻擋，使用頭幣的
計程車被瘋狂的乘客吆喝著循環往返。「哦，請從背後取出詩篇，
把雙手也放回大地。」第二日驅動灑水車修改我們落在樓群中的
陰影，以及在陰影中燃燒的信箋，讓一個人和他的靈魂
達成諒解，撤退到沒有屋簷的大廈邊

你記不記得？昨晚他被裝上假牙，換好衣飾，隔著四塊木板

向世界告別。第二日必將從它們中脫穎而出，你永遠被留在路上，就像一朵努力掙扎的雲，最終卻成了另一朵雲的部分。而第二日卻倦於成為她的目的，她在不斷的放棄中被讚美：「我見過你，你精湛的技藝征服了所有的刀劍。」
「哦，我卻在黑暗中被刀劍旁邊你眩目的肉體絆倒。」

3、正 午

正午不能組織祈禱和演出。許多事物都需要經歷短暫的死亡，把陰影盡可能埋在懷裡，把光芒鍍上額頭
一個盲童仰著頭，他被自己的影子托起、羈絆
被光鑲嵌，卻並不被它挪動。他接過發燙的竹桿
敲打著腳下退縮的陰影。「是否有必要也戳瞎你的雙眼？」
或者用兩顆彩色玻璃球阻擋陽光進入眼眶

但眼睛沒有陰影。正如側臥床頭、雙眸緊閉的少女
她透明、簡單，當我也閉上雙眼，仍然無法靠近和瞭解
那隻停在她耳墜上的蜜蜂卻固執地把光燭向她的胸膛
它要讓她飛起來，但這一切太晚了。少女提前醒來
正午駛入黑暗，小汽車繞著樹蔭打轉、尖叫，我慌亂中
咬住了你的舌頭，「哦，對不起，有些頭暈。」

「你這混蛋，去死吧！」正午的死亡恰恰是一天中最明亮的事物。我躺下，其它的人睡得多麼像我
以致於他們忽略了我手中剛剛封好的信札。浩大的正午
少女走向街頭，遠處樓頂上的錦旗像一些酒鬼在狂舞
她的鞋面有點灰，剛剛打開的手掌顯得濕潤、緋紅
她拐向巷口，一輛救護車正從裡面倒退著沖出來

郵遞員在喊她，少女轉過頭來

一個正午突然間結束了。我們不可能更多地知道她的姓名
寂靜和死亡都不需要溫度，一個正午只在十二點輕輕一晃
太陽向西，陰影東移。這個城市有三分之一被留在上午
有三分之一在街上急匆匆往回走。「在你啞默的消失中
我的手指碰到了正在醒來的指環。」

4、散 步

「你將在散步中驚醒更多的死者，不知不覺從另一條路回到大地」
哦，打擊我吧！時間早已數清了步伐和懷揣的骨頭
道路也厭倦了衰老的模樣。打擊我吧，一個散步者的黃昏
叨在嘴角的大前門香煙，像個有錢的老處女，在街頭若隱若現
夾在兩腿間的落日努力把你拉向潮濕的水泥地面。你傾向於沉淪
在逐漸的消失中碰到正在呈現、上升的人

與你擦肩而過的是誰？他是不是也在消失，把碰到的變成自身？
而肉體的意義在於把眼、耳、腳、手統治成一個可以同時腐爛的國家
它們最終與國家無關，正如你減速的散步跟這個時代的進步無關
相反，一個人的散步往往會導致偏激和混亂
他倒背雙手的背影像一面無法衰老的旗幟散漫移動著
從夜晚的嘔吐中拯救出多少瀕臨絕跡的惡夢？

一個人的散步跟另一個人的電視演說同樣孤獨。這座城市
已習慣於蹲著旁聽和訓斥，習慣於在櫥窗猩紅的反光中
用西裝換下制服，舉著路燈倒退著前進。而他顯得多麼幸福
不可能有另外的人在同一天的晨昏兩次經歷命運
如果他停下來，還有誰敢在和平環境像一個逃犯憂心忡忡地徘徊？
讓一座只有正午的城市最終從手術台上睡去又醒來

哦，打擊我吧。從一隻腳到一條小巷，一個背影到一片廣場

都是寂靜的。春天生長腐朽，老鼠在夜裡搬運你的背影
磨亮牙齒。你滑下四樓，汽車的前燈突然打開
你前後擺動的手臂浮上燈光，像要重新飛翔
但這座城市總有人留下來散步，「地上原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
便成了路。」這條街道卻從不通向生活

5、醒 來

醒來，顱內還殘留著魚紋和陷在黃金中的三隻蜥蜴
他浮腫的腦袋屬於舊禮帽，趕得上一天的收縮、壓迫
和正被餐刀割開的日報，但趕不上另一批空心身體的出現
對於張家巷住下的可疑的詩人，一個夜晚太短
他隨手翻開《陣地》，在其中的某一行詩上醒來又睡去
像一件被剝奪了肉體的襯衣，又被風颳上五樓的晾衣繩

有些人至今仍未醒來，或者從來就不曾睡去。包括公園門口打盹的
老人，玩具旁昏厥的孩子，肯定又會錯過一天的新生活。他身體的
各站在沒有毛衣的早晨漂浮、坍塌，套在頸脖上的呼吸越來越細
在凌亂的房間裡閃著綠光，停留在門縫邊的指頭被塞進的信笺割傷
「幸福多麼庸俗。」一個暫時不會醒來的人沒有回聲
他在抗拒啟明星的火焰，從碎鏡片中拼湊著母親

窗外的旗幟捲緊舌頭。城市天天向上。對於理想國的虛構
可憐的詩人，他仍未醒來。一個被真理使用過的身體
以及那正在消失的書籍、郵車，承擔後難以到達。他這樣睡著
用不著背對他交換手淫。從夜晚遺留出來的血的光線
在四周織出龐大的衣衫，把夢囁護送到逐漸變冷的胸膛
它有多響的聲音，就將停留多久

而唯一可以相互廢除的是白花圈住的新聞。他翻過身